



戚和藏书票

九百句

林晓/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美术出版社

戚和藏书票

戚和/绘

九百句

林晓/著

主编：段传峰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戚和藏书票·九百句/戚和绘;林晓著. —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5410-4365-9

I. 戚… II. ①戚… ②林… III. ①藏书票-中国-图集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G894-64②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57994号

戚和藏书票·九百句 戚和 绘 林晓 著

QIHE CANGSHUPIAO · JIUBAIJU QIHE HUI LINXIAO ZHU

主 编: 段传峰

责任编辑: 梅锦辉 谭 昉

责任校对: 刘凤莉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美术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 编: 610031

印 刷: 北京时捷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2mm × 210mm

印 张: 15

印 数: 1-4000册

字 数: 80千

图 幅: 256

版 次: 2010年8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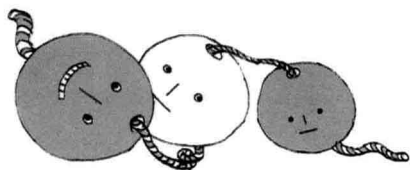
印 次: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0-4365-9

定 价: 160.00元



为《文和藏书票》一书设计的藏书票 林格



偌大的院子里，竹林、大树、油菜、藤蔓，石榴、甜枣、桂花轮番生长，池塘被荷叶遮蔽的空隙内游弋着乌龟、青鱼、虫蛭，鸡、狗、猫晨啼夜吠。加上太阳升起和星辰错落，还有环绕流水、土坡鸟窝连缀起了迤邐起伏的前后左右，已经成了最为平静的一日又一日的绚丽的背景。直至有一天，偶然将院子像翻书一样地翻过了一页，才清晰看到：所有的生灵其实都是绘画的形状。又有一天，将院子像翻书一样又翻过了一页，终于发现：那些形状就是绘画。

林 晓



作者戚和在印制藏书票

穿越迢幻与歧意

——关于书票的传言

每一段真实，都被言说成了故事。自己生活在有史以来最为奇异的时代，以至，有了实质上极为漫长的童年。那种时光，无法区分真实与故事之间也许原本一致的面孔，或者说根本不知道——放弃了——记忆和回顾带来的讲不清的乐趣。

布宜诺斯·艾丽丝

一九九四年四月十六日，店内少有的清闲。在布市老城区Talacawano Y Blawaey的拐角，我们开了一家中国礼品店，右侧紧临布市著名的商业街和富人区Sanda Fe，左边沿Blawaey 下去两条街就是南美洲最为著名的布宜诺斯·艾丽丝大学。好位置，就有了好买卖，无非是一些中国人习以为常的毛绒玩具、传统手工艺品之类的古老诱惑和低廉价格，让天真浪漫又多愁善感的阿根廷人欣喜若狂、乐此不疲。他们常常在爱美和慷慨中实施了表示，但实际上是在取悦虚荣和平庸，而我们则获得了金钱，虽说把经过演义为辛苦和勤奋。

门铃声中，颤巍巍地走进来一位年事已高的白种妇人，连声“哦啦”的问候声音，游丝般地在小巧精致的店堂内穿梭，布满皱纹的双手将一本似乎漆皮包装的厚厚的古书放在我的面前……

这个老人叫伊丽莎白·绿珠。半年多前，因在店内偷窃一只毛绒玩具小熊而被逮个正着。从此，了解到伊丽莎白·绿珠为住在Sanda Fe高档公寓里亿万富翁的遗孀，家资万贯，无继承人。据她自己说，经常在店里拿一些小玩艺儿是她的生活习惯，是为自己每一天的顺利经过留下一些解决以后的反复滋味。此后，绿珠就常来店里坐坐聊天，带来许多极具浪漫特征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巴西海滩上几乎裸泳的众多照片；在美国好莱坞与主演《乱世佳人》的费雯丽、主演《北非谍影》的英格丽·褒曼和主演《安娜·卡列尼娜》的葛丽泰·嘉宝等众多明星举行合影的画册报刊。漫长的岁月，使伊丽莎白·绿珠在明星中显得特有的中间立场和细微区别无限增长，人们无法不感到她的非明星特征，这一特点，使绿珠生来的长相就缺乏主见。往后，就更以匪夷所思的方式常常出现在店堂内：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圣诞节，送来一枚镶有五颗0.4克拉的五星钻戒，想换一颗塑料的人造圣诞树；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三十日，送来一块一八八〇年产的江诗丹顿金怀表，想换

一组景泰蓝杯盘；一九九四年一月十二日，送来一八九八年意大利造铂金镶6克拉、5.8克拉钻戒各一，想换青花瓷餐具一组及毛绒玩具四只；一九九四年二月一日，送来镶有一百〇八颗均重0.3克拉的钻石铂金胸针一枚，镶有二百〇六颗均重0.35克拉的钻石铂金胸饰一围，并4至7.5克拉裸钻十七颗，想换毛绒玩具82个送给附近的幼儿园；一九九四年三月十八日，送来百达翡丽、江诗丹顿等一八八〇年至一九二三年各款纯金怀表九只、满镶钻劳力士金表一对，纯金意大利造镂空转珠十字架项链一条，想换毛绒玩具二箱，景泰蓝碗48只及筷子48副，青花餐具10套，捐给教会办的孤儿院；一九九四年六月六日，送来一小碗各色、各式，均不小于5克拉的裸钻，想换一套采油矿井模型、102个毛绒玩具狗，祭奠她的丈夫。那天，是他逝世三十周年，也是他诞辰102周年纪念日。正是这一天，伊丽莎白·绿珠说了句至今让我记忆清晰并让思绪从此无法归拢的箴言：任何生灵在涅槃中熄灭，就犹如一个巫师在十字街头用魔法制造的幻觉的消失。

今天，当伊丽莎白·绿珠将书放在我面前时，凭自己十多年认真研究史学的经验，本能地知道这本书将是一件无比珍贵的文物。说来不怕笑话，我对文字（特别是外番诸言）的认知，并不依据字母的组合和发音的纠结，而是靠图形的变化来通达的，就如同教宗对人类皈依宗教的关心胜过对美学原则的关心一样，而这本书显然更具图形化的特征。斑驳的类漆皮封面上闪烁着隔世的迷人光芒，它那古老而恬静的神情，似乎既没有死亡的追随也没有新生来世的欲望。我习惯性地用尊崇的手法轻轻翻开了厚厚的封面，扉页上插在卡脚内的一幅古老铜版画赫然出现，犹如手工绘制的松弛状态上印有好似族徽的标识和一群飞鸟……恍惚间，飘忽的神思，凭直觉飞回了大宋宁波府，那里有一座天外飞来的阿育王寺……不自觉地自言自语地念出了穆罕默德的祷词：人类需要一颗可以变成任何模样的种子……

鸟儿大会

第二天，我抱着书，来到了布宜诺斯·艾丽丝大学。高大的建筑物被直上直下的半圆型立柱耸立得异常险峻，每个半圆柱的上部至屋檐下都站立着诸如巴门尼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休谟、斯宾诺沙、卢梭之类的雕像，当然，有更多的雕像是我至今都无法辨识的伟大人物。人处在那种场合，心中充满的只有孤陋寡闻的全部结果。我有一个极为聪明的学生，曾经对着一排排雕像随口说了一句：高大的塑像只不过是对其思想者的头脑的固定修饰。这种形容所产生的普遍性并非是对多样性的个体的抽象思考，而是作为可以作出无穷修饰的实例，将每一个雕像的存在都归纳为无穷修饰中

的一个，这样背离具体雕像本质作出的概论，将思想史的排列顺序演绎成为了等候公车的文明现象，这些微妙的教条主义在现代人的身上也不是必不可少的。虽然，我只知道部分雕像的称谓名号，但可以觉察到所有雕像的眼光都呈现出来的亲切光芒。它们随着我的脚步在移动——古老的书籍似乎让我们之间有了一件可以相互关联的物什……在他们之间，柏拉图的永远从属语言仅不过是苏格拉底语言符号的任意游戏，亚里士多德的经典语言属于世界地图间的激烈争论，并永久地被临时间断了。现实主义的共性，唯心论者的个性，这些被哲学史虚设的对立娱乐和僵持游戏，已被后人理解为属于对现实世界的两种解释方式，由于如今人们的速食状态与信息堵车，忘了将结论告知众多已逝先贤，他们只能以雕像的形态暂时停止那永久的辨识，只不过，它们的神情依然如故。

在中国，我学习绘画。来到阿根廷，原本想继续绘画和建筑的研究，渴望从内心发出的对于图画表达记忆的全部奥妙和所有空白，却被规劝附加研究土著。我的老师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学者，他有许多对土著研究的可能或者计划，因为有许多许多的可能，致使他从未去接触并研究土著，但他又奇迹般地经年教授着这门课程，按照计算也超过了五十年。因为这一奇怪的现象和悠久的时光，让我觉得他就是那土著本身。他最为著名的一段语录为：实质事物不是具体的人而是人生，不是人类而是属类，不是各个属类而是种类，不是种类而是神。经常见到他的家信，邮戳的地址为伊朗的德黑兰，每封信的背面都写有一段波斯文的缄言：肉身当然也可以对他的仙身所制造的形象感到诧异。

阿里法·德·阿塔个颤微微地接过那本书，刹那间嘴巴成了一个竖着的长方形，久久停滞般地张开着，直至翻遍了其实不用翻动就会过往的书本的从起始到最后的每一页。空洞而丰富的嘴巴中喃喃自语：这是我的祖先，法里德·阿尔丁·阿塔个，全能的安拉赐给了我与祖先接近的机缘，先祖啊，我是您的后人阿里法·德·阿塔个……

这是一本一二二二年在德黑兰出版的波斯神秘主义诗人法里德·阿尔丁·阿塔个的长篇诗歌《鸟儿大会》。老人刚刚能够闭合的嘴巴一撇一撇地发出了声音。全书用古波斯文印注，这首长诗叙述的是：古代鸟儿的国王西摩格在中国的中部丢下了一根光彩夺目的羽毛。不愿再过那种无政府主义日子的鸟儿决定前去寻找它们的国王。鸟儿们明白，它们国王名字的含义是三十只鸟，鸟儿们还知道，国王的王宫在卡夫山，这是一座围绕全球的大山。鸟儿们历尽艰险，飞越了七个大山谷或海洋（倒数的第二个海洋的名字是贝尔蒂科海，最后的一个海洋叫阿尼基拉辛洋）。一路上有许多鸟儿开了小差，也有不少鸟儿死去。最后，有三十只鸟儿终于历尽了千辛万苦，来到

了西摩格国王所在的那座山上，它们终于见到了国王。鸟儿们发现，它们自己就是西摩格，而西摩格就是它们中的一只，或者是它们全体。

安拉啊，书是一种关系，是一种数不尽的关系的轴心，它联结了我与八百年前祖先的血脉，让我体悟到了悠远过去的温度。手摸着《鸟儿大会》的土著老师气喘吁吁，面色红润，如同他的神秘主义先人一样……拨通电话，请来了布大最为著名的人类学家——于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在成立国际藏书票联盟上荣任秘书长的勃兰登教授。

勃兰登教授为德国后裔，世袭爵位。闻名于世的著作为《人类种群之间宽容导致的生存》一书，同时也是一位南美洲享有崇高声誉的美学家，在当代世界上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年轻时就读于魏玛包豪斯，最亲近的老师是瑞士人保尔·克利。他在国际藏书票联盟成立大会上有一场著名的演讲，其中提到：藏书票夸张地表现了一种共同的癖好，把玄学、手艺、也把绘画变成了一种组合游戏。作为绘画的范畴，保尔·克利和勃兰登都是让我崇敬的学者之一。一九九三年，勃兰登教授在出席纽约MOMA现代美术馆的当代艺术评论中提到：把绘画理解为形式游戏，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会导致精工细作的工艺和最为弱智的图式。这是我在当年听到的最为过瘾的学术声音。

勃兰登教授手持着高倍放大镜，小心翼翼地仔细观察那枚古老的藏书票。须臾，面色大变，推开《鸟儿大会》，伏案抽泣，许久一言不发。我与我的土著老师面面相觑。送走了泣不成声的勃兰登教授，怀着几乎开窍又带着更多的迷惑走出了布大的校园。一路上，紫槐的香气幽魂般地簇拥着自己，直接干脆地洗涮掉了刚刚拥有的对于古老的依稀记忆。醒来后，断续的景物让人以为那是梦幻的残余，我自己并不知道的心理因素和道德因素，在新的一天里无意识地共同要求自己有一段被它们想像的最佳过程，然后又同时消失将其否定。总之，我无法自我的一天又开始了。

四月十八日，店里依然清闲，阳光充足而温和。叫了杯外卖的浓咖啡，加上无所事事的惬意，被一阵铃声打断，来人竟是勃兰登教授。他捧着《鸟儿大会》像捧着亲人一般，急匆匆地告诉我：这本书在一四四八年被德国勃兰登堡家族珍藏，并于一四六二年请来意大利十五世纪最为著名的雕塑家多拉太罗（1386-1466），为其制作了一枚腐蚀铜版藏书票，这也是巴地唯一一次制作铜版画，同时，也几乎是有史以来最早的一枚藏书票。临走，勃兰登教授要求拍了一张藏书票的照片，并附耳告诉我：《鸟儿大会》的作者法里德·阿拉丁·阿塔个，即阿里法·德·阿塔个的祖先，是被你们中国人杀害的。受不了这众多古老故事的纷沓而至和中国人杀了波斯诗人的明白告知。或许，更有些我不理解的东西阻挡了我，自己的嘴巴也在竖式长方形的状态中久久不变。我知道，自己正在通过一面奇幻的镜子看着那一个个毫不

一个说法变成了想法和做法

二〇〇二年，儿子考上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它所拥有的、被形容的、纯洁的说法，让所有在其中或不在其中的人们在被欺瞒的实质中始终保持着无尽而幸福的优越感觉。）大人们犹如鸟儿一般飞越大洋，回到了中国。从东海边的湿润小城来到了宫墙林立的北京。无心恋学（清华大学教给同学们的唯一真知灼见）的儿子给戚和带回来一只小白猫，可怜又可爱。从此，戚和学习猫语成了终日无所事事的复杂替代，与猫交谈的时间和乐趣终于超出了认知绘画形状的长度和赋予造型的空间。由此，患上了想像脱离现实的毛病——在人与猫相互依赖的信任中。

儿子与我上了同一所学校，同一个专业，据说其间也有以藏书票为能事的专家，可惜数十年来始终未能见到真人面孔或书票形状。加上二代人对学校重叠熟悉的了如指掌，至今都不知道是哪位教授在从事如此渺小篇幅的研究。当然，真正的知识分子都回避了同时代的张望，或许，本质的存在总是超越时代的。自从有了伊丽莎白·绿珠的出现，我一直抱着崇敬的心情，认为藏书票就是八百多年前波斯神秘主义诗歌《鸟儿大会》中夹插在扉页的由十五世纪意大利雕塑家多拉太罗为德国勃兰登堡家族创作并制造的那枚藏书票的神灵模样。

三十年前，戚和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研修绘画，当年的同学张莉也从新疆挪居到北京，来来往往的悠闲，让张莉忍不住对戚和讲述了藏书票的组织、活动及工艺种类等等她已经参与许久的光荣经历。就这样，一个别人的说法变成了戚和的想法，二〇〇四年开始了对藏书票的接触。或许，这就是鸟儿飞回了西摩格国王所在的那座卡夫山；或许，这就是鸟儿原本就在那座山中；或许，多纳托·迪尼科罗·迪贝托·巴地为勃兰登堡家族创作的那张绝无仅有的藏书票就是为了五百年后由一个想法引起的邂逅预设。我估摸着，这会轻慢了多拉太罗，还是吹散了鸟儿大会。要不就是那句神奇谚语灵验的开端：一位祖先或大师的灵魂，可以进入一个不幸的人的躯体里。

自由联想加上一段思考

藏书票最初的作用，就是为书籍的拥有者做一个记号，犹如贴上了一个标签。这种私有制特有的权利，最早却是被艺术的形状来代劳的，并且以总体上属于绘画的手段一直延续至今。而现如今被归类于画家的群体，根本就

不屑于从事这种仍然带有私有制印迹的渺小的简单符号——他们常常真心认为自己从事的是绘画艺术。并且用现实的方言为他们从事的艺术辩护，尽管谁也不知道什么叫绘画。所以，他们一般会用讨论或投票的民主方式来评选出作品的等级。但不幸的是，众所周知的民主方式，仅是一种因为无法找到成就历史的英雄，而出现的既绝望又平庸的手法而已。

确凿而文明的历史作了如下的陈述：殷商青铜器上的铭文起源，多数为由文字组成的族徽，那深切而整齐的凹道，虽说有让人无法简易认知的亘古奥妙，却也让后续的人们常常从符号的形状上，领悟到先人对归属这个词性的清晰理解。没有它们的存在，就没有任何东西揭示那被历史长河淹没掉的隐秘的无知，最终，也就没有人知道自己的来源和属性。

敦煌有众多古代壁画、雕塑，早则一千多年，晚则数百年。为了昭于后世洞窟的确切属性，往往在本生故事与供奉佛陀的下侧、口沿或底部，甚至门廊上绘画或雕塑有供养人，即出资修缮洞窟的家族人物面貌，它以供养人的形状给千年洞窟打上了永恒的辨识记号。特别是隋唐年间，那若识别记号般的供养人，更是从尺寸上超越了被他们所供奉的神灵。当然，他们与被他们供养的神灵一样美轮美奂，让知晓绘画本质的所有心灵永久震颤。

阿兹特克、印加和玛雅文明的传说，马拉多纳的率性天才，博尔赫斯的“曲径分岔的花园”，搀扶着自己原本无力的思绪，在南美洲独一无二的迷宫里转悠了十年。至今，那依然令人着迷的迷宫延续成了与中国古代文明交织在一起的无尽走廊。我已经不知道自己在不在场，但那走廊的清晰形状却是让自己辨识迷宫、或许更应该是遮蔽迷宫的唯一记号。那是个无法对应供养人和私有制的非绘画、非制度的切实幻影，也是自我怀疑世界从此具有意义和具有更多意义的一个秘密开端。人们辨识世界的存在意义，并非具有某种实际需要，而是因为受到了认知激情的驱使。

齐白石、傅抱石、徐悲鸿是我敬仰的伟大画家。我对他们的敬仰并非单纯的溢美虚词，而是基于对他们于美术史的具体评价。人们往往将他们赞许为中国近代绘画的高峰（同时代人对于稍早或就是同代人的赞誉几无理直气壮的腔调）。而我确认，他们是中国绘画史上的高峰，是中国绘画数千年来方始出现的正确记号。稍有灵性之人，就会感觉到他们在中国绘画史尘封般的体系里，是多么的令人兴奋。他们所表达出来的审美，是当人不再有希望的时候最后可能得到的辉煌胜利。绘画中的美，就是从未被察觉的东西突然闪耀出的灿烂光芒。

当代举行的藏书票展，要求了一种与古时相似的统一的不可逾越的尺寸，这是一个很安全而且规范的举措。这个尺寸围出了一个相当私属的领地，在这个领地上制造并展示属于私有记号的书票，这种具有喜剧性质的要

求，实质上残酷而粗暴地向我们揭示了藏书票的毫无意义和另类地位。其实，这个符号如今并不存在于任何私有属性之上。这样一个悖论，使它真正成了绘画范畴中可供遗忘的终审现象，而这一切却又始终没有开始。加上民主体制下必然的蔑视艺术态度，市场最终成了美学价值的最高评价者。如今，每个人都生活在民主体制下，蔑视绘画中的艺术是人们、特别是画家们得以生存的必须经验和积极态度。同样，每个人又都努力争取市场对自身绘画的认可、采纳与交易，形成了通往审美价值由社会评判的砝码积累。如此，绘画中艺术标准的评判尺度将显而易见。这让哪怕是平庸资质，只要深谙此道，将立马登上绘画的高峰，至少是被评说出现的高峰，以及人们生存条件的高峰。绘画的简易本性，让民主态度作为帮衬，阻止了几乎所有人对它征服的轻而易举。这样一来，古老谚语熟悉的圆形周始开始了新的旋转，在如今，当代绘画几乎是唯一允许存在的绘画却又以毫无境界的强势蔓延于时代的上下左右，藏书票本身就不知道它是什么，因为它不是个什么，并且对于其本身，对于一切悟性的目光，它都是可以或不可理会的。它几乎不是绘画，但比绘画更绘画；它不是文学，但比文学更文学；它不是工艺，但比工艺更工艺，它超越并拒绝了所有绘画的相关符号，从它生成的那天一直到现在，让种类所属的定式永久飘移似乎是它的唯一特质。其原因无法探究。

一天，或许就是一天又一天，仰首对天穹问道，是否得到了绘画的永恒秘密…… 静音的风儿吹进，如果神灵就是从虚无中进行创造的首要的虚无，那它就是孕育了雏形而后又产生了具体生物的深渊。那么，它又如何回答与它相似或完全相悖的意图呢，或许，神灵听到了不言而喻，神灵无法回答神灵的自言，就如同虚无所面对的仍是虚无一样——没有一个肯定式的谓词完全适用于绘画，绘画什么都不该肯定，绘画什么都不该否定。而深藏在书票中的绘画其实就是那个私属符号，为那个它必须所属的内涵所选择的绘画的记号。

轶闻趣事

那时候，不使用石油，没有真主教，脑袋上缠绕的就是日月的光辉，女子或许几乎不着丝缕。

哈里发是阿拔斯王朝的伟大君主，他最为睿智的名言镌刻在如今被藏在巴格达国家博物馆里的石柱上：妄想知道不该知道的人真可怜。他建造了一座举世闻名的巴比伦塔，来解读浩瀚天空和日月星辰，并始终知道它们将昭示与他那将要发生的一连串的奇迹。

终于，有一天来了一个相貌无比凶悍的商人，卫兵们只能闭着眼睛把他带到了哈里发的面前，以此来躲避恐惧的印迹。商人卖给了哈里发一把弯刀，然后就消失了。弯刀刀面上刻着一些神秘的文字，那些无数的复数形式，给人一种辨识字体中模糊概念的不断变化，引得哈里发国王十分好奇。终于，有一个人破译了这些变幻莫测的文字（同时他也失踪了）。被国王读出声音的内容，同样被镌刻在伊拉克国家博物馆的楔形文字石碑上：我是一个一切都是宝贝的地方的一件最小的宝贝。据日后研究文艺复兴巨匠们的学者们回忆，文艺复兴巨匠们曾经集体认为，那才是藏书票初始的端倪。更让人觉得莫名惊悚的是，哈里发国王的墓碑上竟镌刻着一条被史学家们定义只有古希腊才可能出现的哲学概念的用句方式：在生命中曾多次埋头研究形而上学，但总是被幸福欢乐所打断。

同样被誉为世界七大奇迹的那座著名的巴比伦塔，与中国长城现存的卧龙形状的命运不同，皆因阿根廷作家豪尔斯·路易斯·博尔赫斯（1899—1986）唯一的一句直接暴露意思的文字排列而荡然无存——一座塔，单说它的建筑就是邪恶的。作者曾在不为在意的序言里不经意地提到，这句话是那个“名叫星期四”的人说的，并指出原文没有忠实于译文。

亘古的东西一旦存在就变成了现实，哪怕它原本是由虚幻的传说形成的。长城那个巨大的暗喻，如今变成了事实上仍然可以触摸的砖块，被始皇帝原想截断的人文牵连，至今顺理成章地变成了通代史。亘古的东西一旦消失就变成了暗喻，哪怕它原本是由国王每日的行径所确立的。巴比伦塔那个曾经摘星的高度、细微的芳香和嚶嚶的恳求，是否早已暗喻了如今战火连天的沙尘魔影，那一块又一块放置在世界各地博物馆中以楔形文字记载的远古梦幻的碑牌，早已成了如今人们对它怀疑的不朽证据。

戚和无为而为的藏书票，是否符合书票的原始意义和技术风味或许早已无关紧要，它是否就是那长城上的一块砖和一块又一块的另外的砖；是否是那巴比伦塔上伸手可触的满天星辰；它或许昭示着连续绘画通代史的可能或不可能；它或许默默无闻的假装隐喻了：是一个一切都是宝贝的地方的一件最小的宝贝；还是那个卫兵们只能闭着眼睛带进来见哈里发国王的相貌凶悍无比的商贾；或许，根本就是一小张和另一小张、及其无数小张被形状和颜色剥夺了贞操的洁净纸片。我想，人们在心灵深处会各自思索，思索的并不是赞成或反对之间的毫无头绪的争论，而是妄想般地发现了如此匀称持久的差别，并最终抵消了他们的现实性。当然，这个结果让最为耐心的苏格拉底也自愿喝下了深色浓稠的绿芹汁，弥留之际喃喃道：地狱既是惩罚又是诱惑。然后，让柏拉图去诠释他从未说过的每一句话。往后，每当柏拉图说起：我老师苏格拉底早已这么说时，世界刹那间就被阻塞了。所有制造阻塞

的人们被塑成了伟岸的雕像高高地矗立在诸如布大这样高耸的圆柱上，俯视着下方投机善变、恐惧和单纯地顺应现实的所有人种的来来往往。一天夜幕下，布宜诺斯·艾丽丝不慎停电，他们被黑暗临时地消溶了一个时辰。事实上，世界畅通了一个时辰，而所有的人都丝毫没有察觉。

已经离题和终于离题

春秋，这个历史上最富于诗意的复杂段落，如今被称谓得如此简约。

秦国一武夫，骑马来到了赵国。在城边酒肆里大嚷：来酒。同桌一赵国书生独自微酌。秦人提壶大口喝酒，未及入喉，被其倾喷吐出，指着对面的赵国书生，挑衅地大叫：你们赵国尽出娘们儿，酿的酒也平淡无味。书生一揖而起，曰：先生出言虽说却之偏颇，却也不失独特见解。秦人顿哑，抱拳说道：弟出言鲁莽，在下赔罪，兄台雅量，弟愿与兄台结金兰之好。赵人慢身起步：相逢何必又相识。声言留下，人已没了踪影。

古风犹存的故事，往往让我心朗如镜。同样，古风犹存的故事，常常长有道德为先的面孔，而稀缺了心灵上的主动审美。比如：实际上儒雅的西门庆和被表述为英武的武二郎，他们之间被叙述的往事，让人们接纳了热情豪爽的沧桑变故，并不较真这种变故里的真情实义和跟随盲目。哪怕是对他们作出了完全相反的描述和从容的道德判断。从此往后的时代一直认真无误地遵从了道德描述的浅宜和市井生活的必须。施耐庵的本意或被认知了、或被久远地回避了。整个民族实际上总是逆来顺受的普遍不幸，一般都会上升至属于梦魇般的幸福领域，理解事物真相的统一性充分印证了这一点。施氏讲述武二郎故事里那种曾经含有的讽刺善意，正是留给日后人们梦魇般幸福的古老报复。我常常设想，这是否依然是个绘画问题。绘画在抽象意义上最为接近死亡，因为世人一贯认为，自己离死亡很远，或已经脱离了死亡，所以他们无法体验死亡的含义常常透出的厌烦、彻悟、奇迹般地警惕和预见。还有神灵即将相遇的松弛和向往。同样，世人离绘画本质的遥远，难免挡住了人们对于故事形状的猜想能力和前世记忆。

戚和写了一份对称谓的诚意表示怀疑和无法断定自己职业属性的简历（画家还是非画家均不在言词之中）这种宽幅极大的缺氧判断，让我联想到了爱伦·坡与华生。或许人们还记得爱伦·坡侦探小说的曲折情景和福尔摩斯电影中中华生的形象。但很少有人去探究他们所属的明确身份，这被自然遮蔽了的属性，正好符合了他们所处区域的理想。那份没有书写（只能说明她的草稿是口头打的）并且可能事实并不存在的可疑简历，十分贴切于诸如离题方式的运用。作者叙述：好吃蔬菜、坚果、茎块与五谷，常年不辍。由

此，十分妄想并一直呵护着破土发芽、叶伸花展、果熟瓜落的反复轮回。好闻草花味道，好奇经脉、穴道之谜。对于这一切，由于纯粹出于喜爱而没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以至，记住了又忘掉，忘掉了又记住，反复获得的记忆过程和最终遗忘，让无妄的本性占据了生活的缝隙。会游泳，尤善潜水，一百八十秒的屏息，既无人知晓又无意逾越。上学不多，属间息式，读书不少，归无用类……下面还有更不厌细数的琐碎事体，如果说对于我们原本不知道其目的的那些事情，从短暂的角度思考都是荒唐的话，那么，我一直怀疑它的存在，并无法评价这份简历的优劣。但是我明白，作者根本就没有如今书写简历所必备的任何条件，更不用说简历中已被要求化的仅供炫耀的平庸内容。基于诸事物的行业神秘性，这种要求化的平庸内容具备了完整的实用道理，就如同西门庆的风流韵事在那个朝代中完全缺失了在现代社会可以大行其道的具体氛围一样。因此，西门庆被论为坏种。与伊丽莎白一世的父亲亨利八世（1491-1547）一样，在那浑噩的创新中，开始了摒弃教廷的宗教改革，成就了即将到来的伟大文明。尽管当时的神学是民众唯一的娱乐。正如亨利八世所说：对迷失在无限年代里的灵魂，只有无限的美德才能补偿，而宗教恰巧缺失这种美德。据说戚和从小就能熟练地拆卸并组装她那时作为华野八纵军官的父亲在1948年淮海战役·垛庄战斗中缴获的美制勃朗宁手枪。我想，仅是这个事件的概念，就是一件优于简历众多说词的奇迹。

一二一八年，蒙古军队在中原的军给站，各类军需物资堆积如山，特别是各类火炮、弩、火箭，更是支架成垛。从此，当时的军需枢纽成了如今的垛庄。这种纯粹是比喻的错误本质一直传颂至今，成了在后人眼中本来就是如此的地理名称。

成吉思汗、窝阔台、忽必烈的蒙古骑兵，与欧罗巴的重装骑兵在冷兵器时代的力量对比中本无根本性的悬殊，尽管欧罗巴的重装骑兵在进攻时迈动的仍然是盛装舞步，而蒙古铁骑即使在受伤倒地时摆出的还是杀伐的姿势。而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独步欧洲的真正法宝，却是大宋王朝制造百年未及使用的火药和炮弩，亦就是欧洲人当时警悚大叫的：天神来惩罚我们了。据一八九一年在罗马城附近出土的火弩，一九一二年多脑河中游出土的火炮，一九三二年波兰华沙近郊出土的火箭，一九四八年法国南部出土的器甲，一九六七年瓜哇中南半岛出土的装载火药的铁桶，一九八三年埃及西奈半岛出土的填药杵，一九九八年匈牙利北部出土的火炮药链，二〇〇二年西伯利亚出土的炮用钢球，二〇〇九年在韩国出土的大量兵弩，这些考古史料发现，诸多来自蒙古军队的兵器炮弩残余上，大都浇铸着仍可辩识的文字，都是当年北宋、南宋官府制造所的字样。一般为：东西作坊、广备攻城作、攻弩院、鞍子所、斩马部所、器甲所、都作院、京师兵器作坊（内廷或外

延)，较为集中的文字为宁波都作院造。宁波都作院为南宋朝廷制造火药大炮的重要机构，它坐落在今天浙江省宁波市的鄞县境内，那里有一座天外飞来的阿育王寺，供奉着佛祖释迦牟尼的佛指真身舍利，紧挨着我们林姓家族的巨大宗祠，听族中前辈谈起，祖先乐善好施，且统领火药与炮弩的制造储备与发放。对家族史鲜有研究的父亲告诉我：我们家在宁波到我这一代为第八代——蒙古的火炮与比干的后人毫无牵连。

一八〇八年，我们林姓这一族，因被当地人斥为智识太过茂盛和富若王侯，以及善制火器的罪名，从福州迁移至鄞县。在一二二一年被托雷率领的蒙古精锐用火炮完全摧毁的马鲁城遗址中，出土了更为众多的攻城器械，上面清晰铸造着“福州广备攻城作”等带有花纹的字样。尽管我担心祖先的理由十分充分，但在其实虚妄而又确凿的证物面前，还是要说：祖先的神灵啊，你们终于逃脱不了参与横扫世界的干系，不灭的记号终于显露了历史遗留的、牵强的蛛丝马迹。神灵的笔停留在为后世保持记号上比停留在当初使用攻城的事上用了更长的时间，让如今人们对于已逝的如梦历史的无规律查险，可以同样接受对于我们来说：那并不知道是否真有的历史场景发现的历史场景。

大宋帝国留给后世的有，道君皇帝的“祥瑞图”，高宗赵构的“千字文”，还有已经不是发明阶段的火药大炮，而是制造成熟的攻城装备——一种划时代的军事装备。它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红光满面发明家的外族师爷，也是西方工业革命遍地燎原的星星之火，更是现代军事威力无比的基础模样。大宋临安经济体以四倍于乾隆经济体的身材，提出了人类更新厮杀标准的全部可能，并用蒙古铁骑的前赴后继在世界范围内安排了一场百年之久的更新演练。当然，漫长的过往历史已经为它做了完美的注解。它们曾经是那个最为壮美的时代同时到达的黑暗和光明。并且，在一代又一代人们的头脑里为将来留下了它们之间互不知情的恢弘场面。那些，当年遗留在欧罗巴的蒙古火器如今已成了废物，但它丧失功能后依然存在的面孔和它拥有的名姓产地的铸造标号，是否就是欧洲藏书票记号要素的隔夜构思。这么说来，那把在垛庄缴获的勃朗宁手枪也许就是蒙古从中原转运火炮的往日幽灵，而儿时的拆装过程，无疑将演义为如今印制书票的熟练动作……

“手白搓，剑频磨，古来丈夫天下多。青镜摩挲，白首蹉跎，失去困衡窝心。有声名谁识廉颇？才广学不用萧何。忙忙的逃海滨，急急的隐山河，今日个平地起飞波”。元曲，具有无尽委婉幽转的词语，被后世仅仅看做唐诗宋词延续、退步而简化了的文字——是它帝国心灵深处的吟哦和最为柔性的象征，铁骑与元曲共同预言了它如今早已缄言不语时代的澎湃激情。

大清朝，有一杨姓，从樵苏为业。一日，晨起入山，方持斧俯身作砍斫